

秋天再一次到来，只是青春不在。时光荏苒，白驹过隙，往事竟然会那么清晰地呈现于脑海。7911 半数以上的学子分别于京沪两地聚在一起，为了那 40 年前入学的纪念，为了那怀揣的那份牵挂：岁月可否静好？

“欢迎同学们回家！”白发苍苍的老先生用她那依然洪亮的嗓音拉开了这次相聚的大幕。

“回家”！什么时候我们开始拥有了这样一个全新的“大家”？那是 1979 年 9 月，来自全国各地的 58 位青年学子经过一番“残酷的厮杀”，聚合到复旦大学六号楼、四号楼，组成了中文 79 的这个新家，因其中文系在学校的代号为 11,7911 这个特殊的代码也由此陪伴我们终生。这一届，尽管已是恢复高考的第三届，但那依然是一个杂色混糅的年代。尽管有前一年岁末刚刚闭幕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了改革开放历史新时期这样开天辟地的大喜事，但十年浩劫淤积下的阴霾又怎能够“咻”地散去？

那是一个如火如荼的年代。这个“大家”的学子们每天背着书包拎着饭盒走过那条诞生过《伤痕》的

好大一个家

潘凯雄

复旦南京路步入第一教学楼。在我们现代文学的知识谱系中除了深刻地烙下了“鲁郭茅巴老曹”这样的印记外，还增加了沈从文、钱锺书、张爱玲……这样一串过往十分陌生的名字；在现实主义、浪漫主义、“两结合”外，更有那令人眼花缭乱的意识流、象征派、荒诞派之类五花八门的西方现代派进入了我们的视野；李泽厚先生《美的历程》、叶嘉莹先生《嘉陵论词丛稿》的面世竟让第一教学楼内那小小的新华书店被挤爆了棚……还有李德伦先生在相辉堂中关于交响乐的讲座、法国时任总统德斯坦先生的到访……这些我们过去只能在图片上见到的名人现在竟然就可以近距离亲眼目睹……仿佛每日都有天地之大、乾坤之近的新鲜。

那又是一个乍暖还寒的年代。说起那些个“糗事”，今天的人们恐难以置信：这个“新家”组建后一年多时间中，男女成员间基本不

说话，非说不可的时候，女生大都面色羞红；跳个集体舞，肌肤不得不勉强轻轻相触，面庞则本能地东西相向；就连两双同学后来的喜结连理竟谁也不知他们究竟是什么时候悄然好上？更有同学四年如一日三餐就靠三分钱一份的底菜度日，也有同学四年间仅回家探亲一次……

就这样，四年 1460 天的日子稍纵即逝，到了分离的时光，这才觉得日子过得咋就如此懵懂？时光流得咋就如此静谧？好想重新来过，好想时光倒转。然而，剩下的只能是“保重珍重”的唏嘘、“再见再见”的惜别。这个“大家”就这样散去，留下了十年一次再聚首的约定。

14600 天的日子过去了，这个“家”依约相聚，40 年轮在每一位家庭成员间牢牢地刻下了抹不去的印记：这个“家”好“大”，我们在大时代结缘并有幸见证承载了这个大时代的地覆天翻；这个“家”也老“好”，这里没有职场的防范、商场的算计。无论亲密无间也好，君子之交也罢，我们都是 7911 的。

好大一个家！



食无定法，更是不太用讲规矩。譬如一碟子炒青菜，油多油少，软嫩还是清爽，是添佐料煸炒还是纯粹清炒，要不要考究一点用熬好的鸡汤来炒等等，诸如此类，其实全凭自己喜欢。

当然，食不厌精，有些吃食求的就是精细，自然要有定法，要讲求规矩，按部就班，照章烹调、不敢违逆。

另外，饮食烹调，也是半简随意。

就像是一根夜开花，素炒了也行，加了豆瓣炒也可以，和咸肉一起炖煮也是极好，要是配了时令的梭子蟹，那更是美味，但这个时

节，你不能说这道菜还是夜开花主导，而是那梭子蟹占了上风了。

故而，饮食精细、丰裕到一定程度，便会有从名分到本质的变化。

夏日里，食欲有限，而且又怕了烹

饪的烟熏火燎，要是家里有冷饭剩余，倒不妨炒了饭，聊以果腹。

说是果腹，也确实可以说是这样的。

上一顿余留的米饭，凉透收干。热了油锅，大火翻炒，油脂爆炸米粒，生发出香味来，翻炒的过程，又是逼干的过程，煸烤出水汽后，米饭粒粒分开，干香四溢——这是最簡單的炒饭，没有佐料助力，所以就叫油炒饭。

不要看这样简单的一种吃食，做起来，也是有些技巧的。

须是冷饭，还没见过能用刚出锅的热饭炒出好的饭来的。饭粒在冷却后，水分被风干了，饭粒紧实起来，没有了刚刚煮熟时候的膨软、柔黏的感觉。这样的饭粒，不至于粘锅，也能很好地

地在油脂的爆炸中，舍去残余的水分。翻炒之中，会害怕米饭粘锅成了锅巴，所以有人选择多加油，这样做可以避免粘锅，也可能让炒饭过于油腻。若是怕粘锅，

不如用少许料酒，一下子能让米饭变得服帖起来。

真正成功的炒饭，炒到快要起锅的时候，米粒干实，粒粒分开，甚至蹦跳开去——适当的油脂、足够的热力，让它们灵动起来！

另外，你要用的是菜籽油炒饭，你会看到饭粒色泽金黄，让人食欲大振。单单用油炒，到底是太过单调的，怎么也想着加点不一样的东西，比如鸡蛋。

鸡蛋可以先炒，也可以一起拌炒，先炒的好处在于鸡蛋的老嫩好控制，拌炒的好处在于炒的过程可以让鸡蛋包裹饭粒。嫩黄的鸡蛋，碎散夹杂在泛着金黄色泽的饭粒中间，饭粒饱满油亮。

这样的色彩搭配中，要是添一点其他颜色，那也是增色、提味。

比如加一点葱花，最好是细小的野葱葱花，味道更加馥郁。再添了豌豆粒、玉米粒、香肠丁、胡萝卜丁，那就是知名的扬州炒饭了。到了这个时候，一碗炒饭可就不单是果腹了，而是要讲求美味了。

炒饭不讲规矩，就任你天马行空。比如，食材再丰富一些，譬如海鲜炒饭，炒饭的



青岛鱼山路小径（油画） 陈正瑜

师傅可以不叫海鲜，但是虾尾、瑶柱、鸡蛋、菜心等等，就需要一应俱全了。海鲜炒饭，需要加生抽了，炒出来的饭没那么干实，而是淡酱色偏油润。

这顿炒饭中米饭倒是有点其次了，各类鲜物挑起大梁。

另外，粤港地区喜欢吃生炒牛肉饭，这跟当地喜欢吃牛肉、会吃牛肉的习惯一以贯之。剁碎的牛肉粒，腌制得当，先炒牛肉到七八分熟，起锅备用，再是炒鸡蛋到五六分熟，加了米饭翻炒，

然后倒入炒好的牛肉，也是要加生抽、菜心等等。生炒的牛肉，筋道十足，还有弹润口感，米粒偏炒后，再吸收了生抽的味道，鲜咸油润。

还有些个创新的炒饭，那就不胜枚举了，比如鸡丁炒饭、墨鱼炒饭、小龙虾炒饭等等等等。因为炒饭简洁，可以用来增色、添味的佐料就多了，而且浓淡总相宜、丰简不相负。

炒饭，还是要配汤，否则太干，不过配汤但求简和淡一些，只是说干实的炒饭，需要有汤水来帮忙入肚，而且本身炒饭偏油，清汤可以用来中和。

不讲规矩的炒饭，倒是能幻化出新。

谁还没有见过苹果？似乎只有到平凉才能真正认识这种原生于异域的古老神果。苹果古称“柰”，又名“频婆”，在人类诞生之前就先有了它。亚当、夏娃窃食此果，遂有类人，苹果可称是“情爱之果”，催生了人类的兴旺。苹果又是“科学之果”，从树上坠落偏偏砸上了牛顿，于是成就了伟大的科学佳话，揭开了地球与宇宙的奥秘。时至当代，乔布斯将自己的产品称作“苹果”，创造了几乎人手一个手机的企业传奇……而平凉就盛产上乘的苹果，仅静宁县就有百万亩苹果园，漫山遍野，枝头累累。

许多年来人们都认为平凉的苹果之所以好，是因为此地属暖温带半湿润半干旱气候，四季分明，气候温和，光照充足，昼夜温差显著，是苹果的“最佳宜生之地”。我却以为这只是表面的自然条件，或许还有更重要的历史因由：平凉古老而神秘的地理风貌及文明进化的历程，与苹果奇异的命脉源正相契合。平凉是目前考古所能证实的最早有人类繁衍生息的地方，是中国古人类的发祥地，从平凉境内采集到的石器、人类头骨化石及相伴的牛、马、羊等动物化石证明，60 万年前这里就出现了人类活动的痕迹，其中有 5 万年前的人类头盖骨化石，属于人类进化史上旧石器时代晚期智人，比北京“山顶洞人”还早 1 万至 2 万年。当时地球上人迹稀少，平凉人的活动为中国这片大地增添了荣耀和生气，“造物者的荣耀，喧嚣着有力的声响”。可想而知，平凉与苹果，不过是古老遇见古老，古老吸引古老。

除去苹果，平凉还有相当数量的古树，仅以崇信县为例：生长在龙泉寺“芮谷深处”崖壁上的“古柏龙蟠”，形如虬龙破壁腾空；黄花塬村的“古砂椌树”，树龄 1500 年以上，是“佛国三宝树”之一；关村的“三异柏”，同时长有刺柏、绵柏、侧柏三种叶子，传说此树与“桃园结义”的三兄弟有关……其中尤以两株古槐最为珍奇。一株



生长在关河村，巍巍然一树擎天，气象非凡。远处群山环绕，近前五龙山、唐帽山护持于左右，山前有溪流穿过，名为“樱桃沟”，

古槐负阴抱阳，如一尊大神肃立于中。三千多年来吟风啸雨，铁皮棱铮，全无破损，通身上下竟没有一根枯枝，体现了极其强盛的生命力。

大树主干的上部，分出八大主枝，又称“八卦槐”。下面占地两亩，上面

的树冠直径 36 米，枝叶遮天蔽日，瑰玮异常。经国家林业部的专家测定，它的树龄已有 3200 余年，是国内现有的槐树之最，被奉为“华夏古槐王”。古槐王的树干、树枝上还寄生着杨树、花椒树、五贝子、玉米、小麦等十来种植物，都还长得很不错。树上生树长庄稼，也是一大奇观。过去这里是深山老林，人迹罕至，由于人们相信老树通神，每年从全国



各地来朝拜的人不计其数，大树下永远摆着各色供品，在古槐四周的栅栏上还挂满了大红绸缎，洋溢着吉祥喜庆的氛围。

距古槐王一公里左右，另有一株 3000 多年的老槐树，它的前面是唐代名将徐茂公的墓，老槐的

后面是一座庙。过去老槐的树干上有个大洞，村人常在里边打扑克、玩耍，久而久之老槐的一多半树干却依然高高挺立，枝叶翠绿，生机老到，堪称“活的文物”，仍旧顽强地述说这块古老土地上的传奇……

对上海的我来说，喀什是远方，上一次去远方，是十二年前。当我再一次踩住高台民居的六角地砖，看着眼前斑驳残破的砖土墙，纠结缠绕的管线，状似污水干涸后的大片褐渍时，仿佛经历了一整个轮回，生出一切从未改变的错觉。

2012 年，我和一群摩托车手一起重走丝绸之路。我们从嘉峪关出发，穿越塔克拉玛干沙漠，经和田开到喀什。那是我第一次深入新疆，与飞机点到点浮光掠影的观光客不同，我们贴着土地，披沥着风沙，闻着羊肉和馕的香气儿一路前行。

难以忘怀的记忆太多。死去的胡杨们是一路的注脚，它们残破又苍虬的姿态让你无法忽略，它们不停地散播着信息，内容的丰富远胜过活着的时候；然后是起伏的沙漠公路，沙丘在眼前一座又一座地升起来，仿佛凝固的波涛，每隔十几公里就有一幢孤独的养路人小屋，夜晚我们宿在沙漠小镇上，其实就是一条街，路一侧是供卡车司机休憩玩耍的旅店、饭馆、游戏机房和发廊，灯红酒绿的人间，路另一侧是沙漠，映着月光的白沙远去无垠，冰凉苍美；有时候会觉得沙漠公路是那一次旅程的经脉，而抵达喀什的时候，就收获了果实，当时气氛还有些紧张，然而无论如何都是要去高台民居的，高台曾经连成一片，几百年前被帕米尔高原上的一场大洪水劈开，自此南北相望，你很难想象发生在这里的洪水，站在两崖中央，仿佛站在神话现场，远古的歌谣在土石砖瓦间萦绕。

回返上海后，在南疆所历一切久久不能忘却，很多场景烙在了心底里，并且自行生根发芽，为此我写了一本名为《一路去死》的犯罪小说，描述了一个自嘉峪关始至高台民居终的惊悚故事。

而今再度来到喀什，十二年，许多东西改变了。尤其是整体的气氛松快许多，再没有被拦下车车的经历了，去任何地方也都不会觉得是一场冒险。这种改变反倒让我得以放心四处游走，可以沉下心来体会那些千年不变的底蕴。而高台民居，一侧重新改建，道路宽阔，屋墙坚实，我本有些遗憾，却在纪念馆里看到了十二年前那高台民居的原貌复制，一砖一瓦都是从老城里拆解移植的。是啊，文化与情怀常常与实际生活需求有差距，谁都愿意住在窗明几净的环境里。但这却不是难两全的事，让我生出错觉的纪念馆中的高台民居旧貌固然只有几百平方米，可纪念馆外，另一侧封锁着的高台民居，正进行着一场修旧如旧的大工程，将来完成后，南北一崖之隔，便是当下与过去之隔，更是未来与历史的印证。我听说重新梳理老城的同时，厘清了总长十几公里的地道，十二年前因为结构安全问题，我不可能进入有着许多传奇故事的重重叠叠的地道中去，只能把这份遗憾借由小说弥补——《一路去死》里最后的高潮搏杀，就是发生在我想象的地道中的。当时我没想到，未来竟有机会可以真正进入地道。我期待这项工程早日结束，当它重新开放时，就是我再度前往喀什的那天。

欣赏了一场精心准备的、含有木卡姆选段的综合性演出，敬请关注。

责编：殷健灵

画意·秋味

陈迅

这一去，灵感来了，画意上了心头，绘山水画一幅。一座寺院在山的怀抱里，门前是水，水里行舟。题识云：“峨嵋伏虎寺，四山雄伟壮丽，环绕殿阁，颇有董巨画意。蜀游漫兴。宾虹。”董巨，即董源和巨然，是南派山水画的两位宗师，都是五代著名画家。宾虹师熟悉他们的画，且烂熟于心，实景面前，画意飞来似燕归。

秋味

似乎越老越知秋味。李苦禅晚年住在北京西城区三里河畔，常画《秋味图》，笔墨随意率真，或纯水墨，或水墨设色，画入的有白菜、蘑菇、螃蟹、菊花等。齐白石晚年也画《秋味图》，其中一幅，一棵白菜，两个蘑菇，题识云：“越咬越香，劝君勿忘。寄萍堂上老人白石，老眼灯昏制此。”铃“齐白石”白文印。画为心声。不到那个岁数，就不知道菜根有多香，秋味有多长。



东临碣石（两阙） 徐子芳

上阳春·秋游北戴河

天平秋水，鸥鸟翩翻江。佳木秀深蓝，淡云烟，鱼浮妮妮。雪堆惊浪，浴水映金沙，欢语脆。风也醉，人在蓬莱寐。曹公逸兴，换了人间味。日落浪如霞，暗红飞，纷蝶美蕊。夏都明月，空翠共游人，休养地，声细细，一卷清秋绘。

行香子·游轮上看海

大浪飞花，游艇云平。清波里，天动山迎。鸥翔鹭舞，一片晴明。看千帆急，高风滚，片云青。海疆似画，碧空如镜。忆当年，战事回萦。沙场哀角，有泪还凝。指醒狮吼，神龙奋，母舰横！